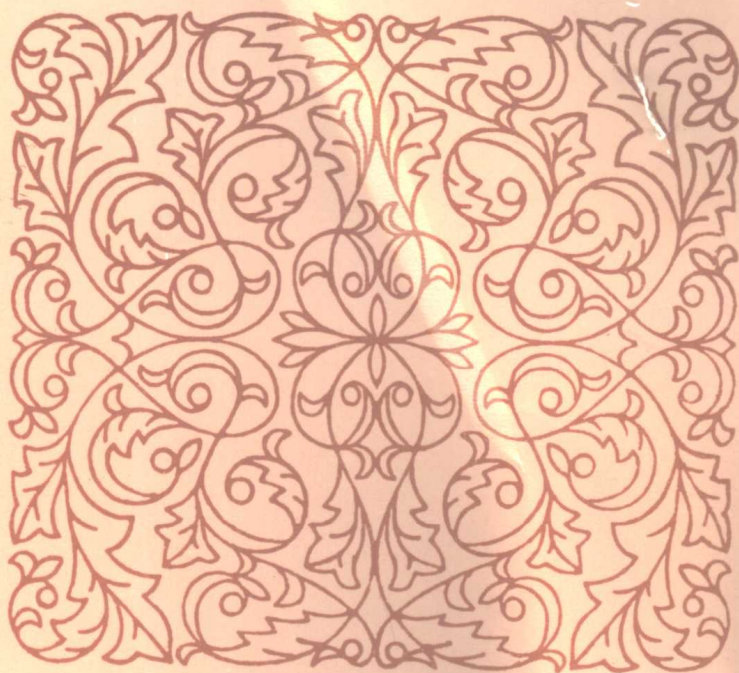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95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95

綜合類

茹經堂文集（三一六）

唐文治著

上海書店

唐文治著

茹經堂文集

第六編

茹經堂文集六編目錄

卷一 雜著類

先

考

忘日哀詩當哭丁亥

昨夜思親翌日聞周太孺人節孝坊被燬憤懷感賦

壬午古韻

再記劉河石牌坊被燬文丁亥

無錫族伯子良公隱行善事三則丁亥

記太倉楊君俊承自戕殉職事丁亥

論世界之和與戰乙酉

論定國要策乙酉

政治道德論戊子

仁壽鑑乙酉

窮民歎丙戌

勸施衣施米並設施粥廠文丙戌

續勸施衣施粥文丁亥

勸居家勿鞭撻小兒說丙戌

南洋大學演說稿丁亥

無錫國專校友會春季大會訓辭丁亥

崇明沈同一先生同韻書屋祝辭戊子

太倉張咄湖先生畫像題辭丙戌

江甯陳亮伯先生墨蹟題辭乙酉

無錫張嫻女士風雨勒斯圖題辭乙酉

茹經堂文集六編卷一

雜著類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先考忌日哀詩當哭丁亥

人生盡孝爲至樂痛我養親非且薄膝下依依有幾時時光陰墮悲莫續父兮生我母兮鞠長我育我又顧復終歲劬勞知爲誰爲撫兒孫債稟築歲敝凶寒風雪惡奔走稱貸猶不足瓶罄罍恥窮途哭兒身莫代罪莫贖追思往事淚盈掬嗚呼人生盡孝須及時母如我生罔知覺哀哀夢我空廢讀

附記

先考忌辰係十二月二十四日先妣忌辰係十二月二十一日此數日中正文治椎心泣血之時也又按向例結賬必於歲杪文治家本貧寒六十年前此數日中正先考奔走借貸之時先妣患肝病亦正臥床憂慮而文治不能代親之勞言念及此愴焉欲絕憶文治二十年前作蔚蒿哭百首於從前況味亦詳敘其中人生盡孝須及時母若文治之追悔無及也

春夜思親翌日忽聞周太孺人節孝坊被毀愴懷感賦壬午古韻

夢我三復涕縱橫罔極難忘願復恩寸草有心千尺恨劬勞祇向夢中尋近臘

清心映月鬼神知節孝坊前拜祖慈昨夜三更淚如綆白雲飛越到瀏湘四瀟

世祖斗光公所建遺刻聯云聖德齊天景片石清心同月映孤松綠族弟子流報告近爲人拆毀愴淚泣不知所云

再記劉河石牌坊被燬文丁亥

家譜載遷妻始祖梁鼎公明末由金陵遷妻當在天啓崇禎間故老相傳梁鼎公墓舊在梅花坡原有六十畝迤邐向東南至土山石牌坊爲止牌坊爲欽旌節孝周太孺人遺蹟丁丑日寇內犯至劉河依山爲險掘大礮於上以抗國軍洎日寇降牌坊已倒毀文治於甲申年曾爲文以紀之近年來文治因衰老目眇又患膀胱炎不克赴劉屢囑族弟文鏞字子淦檢藏殘石又不知其檢得若干石刻尙有存否也嗚乎當戰事之興文治既無法護持追事平後又不克至劉躬自省視罪奚可辭擬懇族弟文壽字靜之專誠到劉察勘再切商修建之法而是坊之規模舊制常繫於夢寐間爰再紀之並哭之以辭曰

陟彼高岡追感蒼茫徵特家業實惟國光巍峨片石矗立人間發帑旌淑聖德齊天日寇內熨乾坤爲愁石漱天驚乃汝世讎白雲流涕鬱伊靡既建復舊觀寤寐心鐫昭茲貞珉於千萬年

無錫族伯子良公隱行善事三則丁亥

一 對於育嬰事業愷惻慈祥以爲呱呱者得長成與否權實操於乳母特懸規章以緣督之設獎金以誘掖之親驗嬰孩肥瘠以勸懲之

一 於邑東北鄉嚴家橋創設施棺會又於邑東郊購基地創立義塚

一 每值歲寒凶荒有飢餓不能出戶者叩其門予以錢若干糴或訝其無因而至則曰吾昔日貸君錢君豈忘之乎或乘其不覺置錢於室隅卽匆匆去或探知貧戶他出叩門訪之其家爲烹茶款待時卽以錢置於茶几內卽揚聲曰請不必烹茶吾別有事去矣有錢在茶几內爲小實實買糕之資遂卽匆匆出門去然終不言眞姓名故其後嗣如星海君等均發達無限天心佑善洵不誣也

記太倉楊君俊丞自戕殉職事丁亥

君姓楊氏諱珠字俊丞吾婁庠生幼康潔自持志趣邁流俗當前清之季各省設立巡警學堂以謀自衛吾

蘇亦興辦警校當道檄各縣保送傑出人才入校肄業君應選卒業後邑令委辦本邑警務君之任釐訂章則綏靖閭閻踴躍風發洵時勢常周歷各鄉稽覈戶口緝捕奸宄曰保境安良吾之責也於是輿情愛戴當道嘉許之迭次獎勉由警務課長洊升警察所長敍一等警佐迨民國十三年遂有自戕殉職之事初民國二年夏南北戰爭事起滬軍自粵城退守太倉北兵窮追將入邑境訛言朋輿情勢岌岌君偕邑令洪伯賢先生一名錫範一及當地紳商奔走獨資說南軍繳械泊北兵至優加犒勞得免戰禍邑中慶安堵其苦心調處厥功至大十三年江浙齊盧之戰吾邑地當衝要夏歷八月四日大軍齊集駐太蘇軍某旅長資令君限一日內拉民夫三百名用以輸送彈藥軍法森嚴急於星火君默然不應退則泣然自度吾何忍騷擾同鄉良民俾父老兄弟離散哭別耶吾死不過一家哭若拉夫則千家百家一路哭矣遂於是夜二時在任所寢室以自備手槍置胸前發彈自戕卒嗚呼方是時也草木淒悲鬼神飲泣悲哉壯哉翌晨邑中聞傳曰義士某旅長亦感動遂罷拉夫之役嗚呼晚近以來士夫見利則趨見害則避求一爲民禦災捍患者曾不數觀而君毅然舍生取義方諸古志士仁人何以過茲卒年四十母某氏至今健在年八十七當時鄉人有慰藉之者則曰吾子爲保衛地方人而死吾何憾乎遺孤三曰鼎華曰某曰某善人有後可以前知君卒後二十三年鼎華持狀來乞爲記余以君矯矯亮節不獨宜載邑志省志當達史館立傳亦吾邑之榮邦國之光也

論曰悲哉拉夫之慘也前齊燮元柄省政時飭役曰拉夫吾蘇有某姓四人祖母一子婦各一孫一年弱冠被強拉去其祖母思孫哭泣兼旬竟死其子亦恐被拉既痛其母又藏匿驚悸越數日亦死其婦無以爲活投水死噩耗傳知其子痛極亦投環死一家四人先後畢命余嘗作拉夫行以哀之載諸軍箴悲哉拉夫之慘也唐李遐叔曰蒼蒼蒸民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誰無夫婦生也何恩殺之何咎讀其文思其慘狀有不漉

然出涕者乎今觀楊君殉一人之命保全數百家之性命仁說慈說義說烈說竊謂吾鄉之人宜尸祝而祠祀之也後之主持軍政者其亦以君爲矜式而造福於子孫黎民乎

論世界之和與戰乙酉

易乾卦言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余爲進一解曰惟乾坤和氣洋溢宇宙間而後人民各正其性命繁辭傳陳憂患九卦其一曰履德之基繼之曰履和而至又曰履以和行和之時義大矣哉蓋天敘天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俱因和衷而定也天地中和之氣鍾於萬物人飲天之氣食地之味詎有不和氣者反是則爲乖戾戾氣所積遂謂人生非爭不可由一家至一鄉由一鄉至一國相爭相奪相殺而靡所底止於是不顧民命乃查出於戰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善戰者服上刑徵諸天道人事毫髮不爽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又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自殺其子也項籍百戰百勝至於受垓下之圍虞兮一歌悲愴欲絕是不啻自殺其婦也梁朱溫殺人無算至投清流士人於河海及其子漢（又名）爲唐莊宗所慘敗謂其近臣皇甫麟曰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遂殺漢亦自殺自古樂殺人而好戰者未有不轉而自殺其身及其子孫者也孟子又嘗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豈不信哉以歐洲言之遠代如拿破崙幽囚荒島近世如希特勒國破身亡皆可爲好戰嗜殺者之殷鑒無如乖戾之氣多祥和之氣少是以戰局日開吾民之受其劫運者屢懸於樹腸挂於壁其他折臂雄雌流離轉徙之狀目不忍觀耳不忍聞而筆亦不忍述痛乎悲夫吾是以論和之利戰之害和之福戰之禍大聲疾呼以曉百世

余悲近時戰事無所底止爰作此文追脫稿敵降中日和平已實現遂錄之以爲後世殷鑒

茹經自記

論定國要策乙酉

乙酉秋孟或有問於余曰茲者世界太平矣敢問今日定中國要策宜何如應之曰余所持者卑之無甚高論惟有興廢務實二事而已自聖門發明利物和義以義爲利之旨孟子生戰國時復大聲疾呼七篇之書首辨義利而後世風俗日偷無有能信守之者大學明言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而吾國人專以發財二字爲口頭禪受其害者或隱喜而陽諱之心術卑鄙品行醜惡率由於此孔子曰慢藏誨盜老子曰多藏厚亡孟子曰去義懷利未有不亡世人視爲迂遠貪官汙吏盈天下而人類之相爭相奪相殺遂無已時故吾常謂吾國人好利之心一日不去中國恐無太平之望哀哉周官六事以廉爲本禮記曰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蓋苟得之人未有不苟免者彼擁資鉅萬或數十萬或數百數千萬官室之美妻妾之事所得臨難者得我豈有肯舍生取義之理故孟子曰此之謂失其本心苟清廉之風一振貪墨之吏嚴懲不貸讒竊乏者得我豈有肯舍生取義之理故孟子曰此之謂失其本心苟清廉之風一振貪墨之吏嚴懲不貸譬諸霹靂當空妖魅自然遠遁此宋陸象山先生白鹿洞喻義喻利章講義及明王陽明先生拔本塞源論答毛副憲書學者不可不熟讀也余向倡讀經救國之論曾撰孝經孟子救世書儒林道學當一以貫之矣試讀近代曾文正公文集日記家書其腳踏實地兢兢業業爲何如風聞丁丑歲戰事初起時錫紳有向富道請軍械守城者則笑曰敵人豈有至無錫之理現在崑山兵力可支持七個月屆時大兵雲集彼小醜詎足道耶厥後崑山不特未持至七月卽七日并不能守此事雖未必確實然亦足徵放空氣之爲害孔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難大言炎炎毫無實際以嚇吾民猶不可況以嚇外人乎哀哉或曰宜傳豈無功耶曰此尤貴有實際孰者宜宣傳孰者宜輟晦更宜謹慎斟酌易傳曰亂之所生也言語以爲階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風聞丁丑年常州鄉間某地卽因宣傳軍械充足致受轟炸哀哉宋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尙行也天下將亂則尙言也夫言有枝葉已非治世所宜況虛聲洞喝乎況軍事要政乎故竭

力務實猶宜慎重不出況並無實際乎爰負臆見或者有當萬一知我罪我在所不計或曰子常言爲學行政均當有標準吾人爲斯世宜讀何書曰當讀陽明集要與余所撰陽明學術發微及近今坊間所印三名臣書牘誦其書尤當師其人

政治道德論戊子

或問政治與道德宜分乎宜合乎曰合則治分則亂治則盛亂則衰治則存亂則亡論語中有分言之者道之以政民免無恥道之以德有恥且格是也有合言之者所謂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蓋言躬行道德心理統一而後土地始能統一否則民心渙而不聚土地亦豆剖而瓜分矣聖人答季康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蓋言政治萌抵在正人心而欲正人心必先自正其心也或又問曰政之爲正既得聞之矣敢問人心曷由正乎曰明君子小人之辨而已矣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者道德之根源行而宜之之謂發之於政治大順乎人心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也利者字義爲刈禾公其利則天下之美利也若私其利於一己則貪庸卑鄙心術欺詐刃立於旁其弊也因行政而殺人且轉而自殺并殺其子孫矣哀哉或有問曰義利之辨既得聞之矣敢問何由徙義而遠利曰祛人心中心人已之見而已矣聖人言吾道一貫曾子釋之曰忠恕蓋言合人已爲一貫卽政治之原理也是故聖人先人而後己賢者推己以及人愚不肖有己而無人先人後己處舜之舍己從人取人爲善與人爲善道德之極則也賢者推己以及人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也愚不肖有己而無人我處於富貴利達之場而置四海困窮於不聞不問耽一己之安逸而罔知人之困苦求一己之尊榮而罔知人之詛咒詭譎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孟子引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或又問人已之辨既得聞之矣敢問居今世而言行政宜何如曰興廢務實而已自聖門發明利物和義以爲利之旨孟子生戰國時七篇之書首辨義利大學明言仁者以

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而吾國人專以發財二字爲口頭禪或陽喜而陰用之此等醒醒之弊不除政治豈復有清明之望國家焉得有振作之時故今日惟有興廉而嚴懲貪墨警諸霹靂震空妖魅自然遠遁若喜其爲我牟利逢迎諂媚而用之則民生日益憔悴國家日益貽危矣此余所撰紫陽學術發微陽明學術發微二書又茹經堂五訓及勸善編學者不可不熟讀也虛心之氣最足以害國縱覽中外歷史虛矯者未有不敗實事求是者未有不興孔子告季康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子欲善而民善矣行政者其鑒諸故居今日而言道德言政治必當以明王陽明先生近代曾文正爲師吾中國庶幾有挽回之望陽明功業在明代震耀一時其全書未易卒讀而明施邦曜先生所編陽明集要及王文成全書宜三復精思也至曾文正與李中夫書教以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二事每日載諸日記以自觀省余於三十年前以爲致太平者必求興廉務實體用兼備之士而國人曾莫之悟孟子言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又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其道維何亦曰仁義而已矣

仁壽鑑一壽己壽人壽世之方一乙酉

論語孔子言仁者壽而中庸贊舜之大孝則言必得其壽大德卽大孝也後漢延叔堅曰仁人之於孝猶之手足之有腹心枝葉之有根本也腹心定靜手足自然健強根本堅固枝葉自然峻茂孝經言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又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蓋孝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心思精細縝密從容純固通神明之德焉得而不壽繼之者其周文王乎自朝至於日中昃誠和萬民然必朝於王季日三視膳寒暄示萬世人子之法則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著於尙書文王百齡著於禮記繼之者其周之召康公乎卷阿之詩召公所作也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而其致壽之方更有可考見者書召誥篇曰節性惟日其邁節性者節耳目口鼻嗜欲之性孟子所謂君子不謂性也而卷阿篇言俾

爾彌爾性似先公會矣。會者精神之凝聚也。彌性者充滿仁義禮智之性。孟子所謂君子不謂命也。古來養性立命之學。以召公爲極。至故輔佐周初文武成康四代。其壽達二百齡。而實本乎孝德。吾特補之曰。孝則壽。易乾卦彖傳言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吾謂惟太和之氣。洋溢乎宇宙。而後人民得各正其性命。易繫辭傳陳九卦曰。履和而至。又曰。履以和行。和氣充積於家庭社會達之天下。而後一國及世界造於和平大同之域。和氣積則能作善。易傳言積善之家。必餘慶。善氣充滿於一身。一家漸積於一鄉。一邑推之於一國。則如孝經所謂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反是則爲戾氣。戾氣積則必作孽。書曰。自作孽不可活。自來未有作善而不長久者。亦未有作孽而不消滅者。故曰。和則壽。善則壽。若夫養氣之法。儒家與道家息息相通者也。論語言養氣曰。人之生也。直即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也。孟子又言持其志。無暴其氣。蓋心與氣相依心放則氣散。氣散而魂魄漸離矣。老子曰。載魂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此養氣至精之法。所謂嬰兒者。言養氣專一。縣縣若存。如嬰兒在胎中。隨慈母之氣以爲呼吸也。或以爲嬰兒出現者。妄也。孟子曰。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又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可見養氣先養平旦之氣。俾志定神清。葆而非失。進而上之。則養浩然之氣。明顧亭林先生言作文之氣。當與天地清明之氣相接。吾謂非特作文。脩養道德。必當如此。浩氣配義與道。非道非義。一介不取。予至於直己以正天下。則心氣旁薄於乾坤矣。老子言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此養氣至善之法。虛其心者。息念法也。實其腹者。息念而神不外馳。則氣亦反於心。自然下沉於丹田也。一或解實其腹爲飽食者。誤。一老子所謂天法道。道法自然。純任自然。則壽矣。弱其志者。思念寡而不用力也。強其骨者。挺直節骨行必危。行坐必危。坐不使側。側跛倚也。莊子在宥篇言。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女形。毋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又曰。吾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吾守身千二百年。吾形未常衰。云云。始

也形抱神繼也神守形泊於神明不衰則可以長生矣又人間世篇論心齊法曰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又云瞻彼閭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虛室者鼻也白者氣也吉祥止止者氣由粗而至於細由細而至於無形也宋朱子作調息箴發明之曰鼻端有白吾其觀之隨時隨處客與猗移靜極而虛如春沼魚動極而歇如百蟲蟄細細開闢其妙無窮誰其尸之不幸之功雲臥天行非余敢讓守一處和千二百歲是朱子亦深道家學矣至於養氣首戒忿怒曾文正云養身以不惱怒爲本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言致中和宋李延平先生教人觀未發之中即致和養氣法也（先大父常引此語戒文治之多怒）故曰善養氣者壽

余每歎世人紛紛擾擾奔逐於利心志不定而自促其壽也夫國民心志不定則身家危富道者心志能定毋沉溺奔馳於利欲吾國庶有秀乎爰作此文希冀壽己壽人壽國而即以壽世也

茹經自記

窮民歎丙戌

窮民苦 窮民苦 宛轉哀呼向誰訴 更有隱貧高尙人 飢餓不能出門戶 寒風凍雨相逼來 四壁穿漏倒牆堵 惟望仁人大君子 慨解仁囊力補助 多施幾襲衣 卽救幾人凍僵臥 多施幾甌粥 卽救幾家不舉火 此時爲善好機會 萬勿遲延空錯過 善氣充周消劫數 降福子孫無量度 勸施衣施米並設施粥廠文丙戌

深秋已至寒冬卽在目前鄉間之隱貧戶及啼飢號寒不能舉火者恐不免有飢餓凍餒之慘況物價日益騰貴生活程度不知高翔至何地步思之愈覺惻然鄙人常有言天下凡事皆須爲他人着想設身處地自

無人我之隔膜譬如我御重裘享肉食而一念及他人之凍餓以死於本心何忍乎際茲時局生民幾困於水火之中自當亟起以救之唐虞之世一民飢曰吾飢一民寒曰吾寒之一民有罪曰吾害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皆自任救民之責吾輩雖無權位亦當時時以救人命爲志務望大仁人君子發願捐貲或獨立規舉或聯合同志相帥爲施衣施米施粥之會古人云九月授衣目前趕做尙來得及至於設立施粥廠尤爲最大功德其施米者亦須酌給柴火資總之吾多施一衣即少一凍死之人吾多施一米一粥即少一餓死之人此時乃爲善大好良機萬不可當面錯過致貽後悔鄙人前作勸善編業已詳言今再簡單言之萬懇大仁人君子迅速進行書云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論語云見善如不及隨時隨處皆有善因善果切盼切盼至叩至禱

續勸施衣施粥文丁亥

時屆隆冬天氣驟寒茅簷草屋僻巷街頭凍餓倒斃者不可勝數余爲慘然曰吾輩中人之家際茲嚴寒猶飲醕醢服重裘圍火爐居溫室而目擊同胞飢餓以死者比比皆是能無惻然動心乎孟子有言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今茲窮民垂死者載道豈但孺子入井而已況人生以施濟爲最樂應請好善之士多設粥廠若干所並施棉衣若干套或獨力經營或合力調濟倘在飢荒被難之區尤宜分投前往賑濟至於鰥寡孤獨廢疾無告不能舉火者均宜切實援救能救一命即造一大德於子孫若慮鋪張致受包圍即隱行其善亦無不可中庸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當彌天地之缺憾際茲時間實係爲善大好機會萬不可當面錯過培植善行必收善果天心佑善不爽毫髮余昔年曾作勸善編已揭斯義茲復簡約言之詩曰俾昌而熾俾壽而臧竊爲諸大善士馨香以祝之

勸居家勿鞭撻小兒說丙戌

余居滬錫兩處鄰家多有鞭撻小兒者甚至拴結桌棧之上任意毒打兒童呼救絕不之顧若有讎敵者然其小者釀肝鬱之疾其大者罹戕命之凶余不知其何以忍心害理一至於此按字義口含禾爲和凡食五穀者皆當有和氣憶余前年六月居寶界橋茹經堂避暑時一夕傍晚有鄰人父痛撻其子者其子奔逃父追撻之余急高聲呼曰勿撻小兒呼未竟忽聞擗通一聲兒已投水矣鄉人即赴水救之撈起則氣已絕其父哭之慟旋其母偕親戚等羣至圍哭尤慘余又高聲呼曰此時徒哭無益奉勸同鄉人此後勿鞭撻小兒呼至三遍是夜哭聲遂且余不能成寐嗚呼天下皆人子也爲人子者無論如何惡劣爲父母者皆當正言以勸導之甚者不過怒叱之須知親生之子即祖宗遺體何爲毒打如此乎抑何忍心之至乎大學引康誥如保赤子申之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解者或疑此語爲拙不知非拙也孝順出於天性慈愛亦出於天性先儒謂長官撫痛苦垂絕之民如慈母伏其將死之子痛哉斯言乎仁哉斯言乎其何以設法拯救之乎昔清初湯文正公一諱斌字潛庵河南睢州人一撫吾蘇當時稱爲天下第一清官至其學說則曰學者祇須將孟子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二語常存心中即可上達天德夫天德豈易達而湯公云然者豈不以天生地生生理不泯於人心從而存之則一點良知千古不昧矣易乾卦象傳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能保一心一身一家之和氣推爲一鄉之和氣一國之和氣焉有不能正其性命而馴致於太平者乎孝經孝治章曰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之謂也夫天地間和氣與戾氣迭爲消長入其家入其國多和平之氣則家國之興盛可知也入其家入其國多乖戾之氣則國家之消滅可知也吾因人家鞭撻小兒之苦縱論及此以告當世之道德與政治家

演說稿

丁亥九月二十七日南洋
大學講義

今日承諸君惠臨商量舊學至爲忻慰鄙人以爲方今最要者氣節二字近撰聯語云人生惟有廉節重世

界須憑氣骨撐若氣骨不立如洪爐之鎔化非我徒也然氣節要有本源在拔本塞源非讀經不足以救國要知經典所載不外興養與教兩大端興養者何救民命是也興教者何正人心是也鄙人常兢兢以此六字爲教育宗旨孟子七篇爲旨今善國良藥一言以蔽之曰好善而已矣虞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何等勇往樂正子將爲政孟子贊之曰其爲人也好善又曰好善優於天下善者何養民而已矣教民而已矣余前撰孝經及孟子救世兩編常嘆口瘡言不憚反復告誡幸勿視老生常談環顧歷屆畢業同學諸君不少奇才異能之士皆屬吾道干城切望以讀經救國一言廣播而推衍之則拯民命正人心之道在是矣或有笑我爲迂者可置之不理也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禮記中儒行一篇實與斯旨隱相符合務宜熟讀蓋人必矢志廉潔俾良知不昧而後能有所展布故居今之世提倡明代王陽明先生之學尤爲當務之急諸君有志研究則處爲名儒出膺政治恢乎有餘裕矣鄙人所撰陽明學術發微以爲致良知之學可以救世知行合一之宗旨可以救國豪傑之士其亦有志於此乎夫茲粟布帛古代發明何嘗不陳舊而數千年來民生賴以飽煖者樂利而無窮蓋其用雖殊而其體不變可以三隅反矣吾輩都是國學中人須從根本着想方論到建設不然方寸之間見利忘義本心已昏昧豈能辦天下之大事乎宋蘇子有言辦天下之大事者立天下之大節者也願與諸君共勉之

氣節之說已如上所述請再暢發爲善之宗旨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所爲何事爲善而已矣然則人生當世爲善而已矣孟子言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此即周易大有同人二卦義也然則何以倒言之按序卦傳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樂也）孟子下文即言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舍己必先克己無人已之隔閡則惟善是從矣近世人士不能適道者患在有己而無人耳下文又曰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